



紀念潘莊戰役英烈



民國十九年，袁樂老長（左）與朱世勤烈士（右）在潘莊戰役紀念碑前合影。

——朱司令傳話來：「不管戰況多麼激烈，要彈無虛發，一槍一個，死守到底。」西門才將敵軍逐出……

編散失的官兵，人數最多時有三千八百餘人，計三團十二營，中央賦予第三十師番號，朱世勤兼任師長。

我是金鄉人，在游擊隊擔任文書上士，亦參加戰鬥。自二十七年七月入隊起，前後四年，與日軍戰鬥七次，退敵三次，突圍三次，最後在潘莊一役被圍困，幾乎全軍覆沒；我們第二營營長葉仙舟中砲壯烈成仁，全營二百餘人，生還者屈指可數。

潘莊距離各交際縣城都僅三十五華里，寨圍雖方正堅固，卻只有一條路通過東西兩門；寨內有寨，內寨在路北，只有南門。是民國初年開土匪時，由附近各村地主集中構築的深溝高壘；外寨由佃農防守，內寨是地主居處，長短武器，裝備齊全，匪類從飛，哀號聲不絕於耳。連長即令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當時我連連長王存良（河南西平人）在東南角碉堡防守，寨牆多處遭敵砲轟塌，同袍血肉橫飛，哀號聲不絕於耳。連長即令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【作者速寫】袁樂民先生，民國二十六年參加游擊隊，投身抗戰陣營；勝利後考入憲政訓練班，四十五年退伍，轉任宜蘭國中教師，七十年退休，著有《春暉何處》等書。

從砲堡撤出，人剛衝出，砲堡就被敵砲打去半邊。朱司令傳話來：「不管戰況多麼激烈，要彈無虛發，一槍一個，死守到底。」西門才將敵軍逐出，一小時後，敵再增援，衝入近距離，危機重重。

這時，去年由單縣投誠我軍的日兵大島一夫，向班長調用捷克式輕機槍，換好彈夾，選好地點，驀然站出，用日語喊叫：日軍以為攻佔得逞，一起衝上來。大島一夫一陣掃射，加上陣地守軍射擊，敵軍傷亡重大。

日軍見攻擊屢屢受挫，遂在寨外東南方施放毒氣，我連首當其衝，大家感到喉內一陣辛辣。連長即令隱蔽低窪處及屋內，有的把手帕打濕捂住口鼻，繼而頭暈目眩，有的開始嘔吐。

二十八年三月，日軍也在邵鼎集施放毒氣，但敵兵力少，因交通四通八達，我軍得以撤退。而在潘莊，只有東西兩門，忍多問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人張開火網，衝出的人很難倖免。但不經戰鬥就中而毒而死，大家不甘心。朱司令只好忍痛下令，分東西兩門突圍；約在下午三時，「衝鋒號」吹起，打開寨門，前仆後繼，傷亡枕藉；大島一夫也在西寨門身負重傷而死。

我們第六連隨朱司令由東門衝出，在敵交織火網下戰鬥，趁著槍聲間歇前進，並以同袍遺體掩護，在死亡線中，進入麥田；當時麥苗已長出穗，足可隱蔽，順著麥叢匍匐兩里，才得脫險。遺憾的是，司令一到麥田邊緣，頭部中彈，又被日軍坦克碾過；副司令郭志斌和參謀長劉星南，同時成仁。

五四當夜，下了一場少見的豪雨，像是天地同悲。中樞除明令褒揚撫卹，追晉朱司令為中將師長外，並入祀忠烈祠。

九十九年夏，國父紀念館展出《浩氣長流》抗戰史畫，其中朱司令的戎裝，非常傳神，暗像思人，不禁熱淚盈眶。

九十九年秋，赴朱司令老家巡禮，由其孫朱德寬陪同，前往村口《抗日將領朱世勤紀念碑》致敬，但墓中是否有一「朱司令」的遺體，還是一衣冠塚，則不忍多問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敵軍用野戰砲轟擊，寨牆多處崩壞，死傷不斷增加；敵機以機槍火網，掩護進攻多次，死傷不少。西門一度被攻陷，朱司令親率警衛連，持「自來水」手槍衝鋒陷陣，數度進出，將日軍逐出，戰況慘烈至極。

蘇北游擊作戰

——我在蘇北泰興縣鄉間游擊區的橫家莊工作，政治處長盧印泉依上級要求開辦中學，由初一至高一計六班次，招收失學青年上課……

民國二十八年六月，自上海新北中學畢業後，經姊夫引導，加入海門的游擊支隊，穿上軍服，投身抗戰行列。

海門游擊支隊長由海門縣長鄭德俊兼任，他原在馬來西亞麻六甲一所學校任教，抗戰軍興即返國從軍。

起初，因鄭縣長另兼任崇明縣長，人手調派不易，派我至位於敵東縣境的崇明縣久隆鎮，協助推行縣務。報到一週後，因緣遇到鄭縣長之妹毓蓮女士和表妹吳昭來此工作；她自上海東亞體育專科學校畢業，一度在江蘇丹陽一所女中任教，為了抗戰報國，也穿上軍服。

民國三十年，我在蘇北泰興縣鄉間游擊區的橫家莊工作，政治處長盧印泉依上級要求開辦中學，由初一至高一計六班次，招收失學青年上課。盧處長命我參與籌備。聘請老師時，都在愛國心驅使下願意教課。校設教務、訓導、總務三部門，教導青年努力方向，免受赤焰蠱惑及誤入歧途，對游擊區意義重大。

當時因課本取得不易，部分課文刻鋼版油印；英文課本買不到，就自編自刻油印。音樂課有四成是教授滿江紅、蘇武牧羊和抗戰等激發民族意識

的歌曲，曲譜也是油印。學校也排練話劇，和地區民眾打成一片。游擊區幅員廣闊，距離險阻只有四十多公里，河道縱橫，有如棋盤，我們掌握日軍動向，對敵布署周密，配合作戰需要，牽制敵軍，分散敵軍力量。

民國三十四年四月，在游擊區活動已近六年，與家人商議後，前往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另求發展，且經「韓國忠義救國軍」友人柳樹人引介，在曾任蘇北敵東縣長的戰區股長董國楨帶領下，擔任上尉組長，蒐集各項動態情報，分析研判，作成建議，反映上級參用。

八月十四日那天，我因病住院治療，聽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，百感交集，八年抗戰終於贏得最後勝利！這是炎黃子孫榮耀的時刻；而蔣委員長忍辱負重、高瞻遠矚，更令人信服。



民國七十六年夏，魯世安、胡清信夫婦（前、右）和新婚的子女合影。

地下組織 齊心抗戰

——求學期間，筆者在老師張架、羅大愚介紹下，加入國軍抗日地下組織，負責聯絡安東當地抗日義勇軍（游擊隊）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單鴻寬，日年伍和至參加七退校，民國三十八年農校，少時四里老校，組織轉任等七先組來，國中七

偽滿「經濟警察」在日人指使下，搜刮東北農村。體檢合格的青年，強徵入偽滿軍隊服役；不合格者稱「國兵漏子」，編入「勤勞奉仕隊」（強迫義務勞動），到靠近前蘇聯大、小興安嶺邊境，替日軍修築防禦工事，被虐凍死者不可勝數。



民國一百年春，單鴻寬、施福美（左一、右一）夫婦和兒孫合影。

我們東北大學雖可緩徵，暫免入伍或做苦工，卻被日本教官辱罵是「清國奴」；日籍高年對低年，動輒拳打腳踢。日籍教職員薪水比東

北籍老師高出一截。日本軍閥與偽滿政權宣稱的「日滿一家」口號，根本是謊言，令人痛恨。

求學期間，筆者在老師張架、羅大愚介紹下，加入抗日地下組織，負責聯絡安東當地抗日義勇軍（游擊隊），吸收校內東北籍同學加入抗戰工作。張架老師是東京大學畢業的留日學生，抗戰勝利，當選遼寧錦州的國大代表，之後隨政府來臺；羅大愚則是遼寧遼陽籍的老立委。

我們聯絡的游擊隊領袖中，有位曹濟民，又名曹昌新，外號草上飛，安東鳳城人，東北講武堂畢業。民國三十三年間，曹濟民率領兩百多人，在鳳城山區打游擊，那年四月，率眾突擊日軍守備隊。後來在附近的于家堡村郊遭日軍圍攻，曹濟民手下逃入堡中躲避，追擊的日軍侵入于家堡，宣稱村民是抗日分子，即以機槍掃射，再用汽油焚燒，有百餘村民遇害。

抗戰勝利後，曹濟民獲政府任命為國軍暫編五十四師副師長兼團長；三十七年防守遼陽時戰敗，被共軍俘獲遇害，得年五十歲。

筆者曾被派到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牧場實習，見日軍敗象顯露，潛回故里，藏身安東市（今丹東）擔任偽滿經濟警察的中學同學家中，繼續接受老師指示，聯絡抗戰工作同仁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廣播，宣布接受中美英蘇四國聯署的波茨坦宣言，要求日本軍民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後，日本軍民在聆聽「玉音放送」投降詔書後，都痛哭流涕。筆者有幸親見這一段歷史畫面，同樣是印象深刻。

轉眼六十多年過去，我已是為人祖父的九旬老翁，回顧日本軍閥侵略我國的血腥暴行，可以原諒，卻無法遺忘。

民國二十年，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件佔東北家鄉時，筆者還是個念私塾的孩子。

我少時被迫接受日式教育，見日軍公開折辱、處決抗日游擊隊員，又到鄰村搜捕游擊隊員，因無所獲，老羞成怒，用機槍濫射村民洩憤。

偽滿末期，考進長春（偽滿稱為「新京」）近郊以培養農畜專業才的「新京畜產獸醫大學」，校長是日本陸軍獸醫兵科將領，教職員九成以上是日本人，學生一半以上是日籍（包括臺灣與朝鮮），東北本地學生，包括筆者約四成。日籍生三餐吃大米飯，本地生和教職員啃玉米麵做的窩窩頭（又名黃金塔），吃高粱米飯和「橡子麵」。

康樂表演 鼓舞士氣

——閒話幾句言歸正傳，把臺兒莊大捷表敘一番，說得慷慨激昂，聽眾皆為之動容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楊檣榆先生，民國三十四年入伍，服役憲兵二十餘年，五十八年退伍，轉任教職，七十九年退休。

川廣安縣白市鄉老家上空，吃定我們沒有高射砲，飛得很低，飛行員都看得很清楚，好在未投彈及掃射。

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據聞日本無條件投降那天，在重慶一精神堡壘——聽到新聞的群眾，欣喜萬分，全市成了狂歡城，套一對聯形容：「普天同慶當慶慶慶當慶慶慶。舉國若狂狂狂狂狂狂狂！——以鑼鼓聲來壯聲勢，十分傳神。

當年的重慶市中心「精神堡壘」，後來改建為「抗戰紀念碑」；前些年我回鄉探親，曾前往憑吊緬懷，回憶抗戰過往，猶歷歷在目。